

## 追星

我不知道星星藏匿在哪裡，阿公只告訴我「熱天若到，就會來喘咱矣」。

幼時，嚮往著可以摸到最高、最亮的那顆星，那是登上阿里山巔，也勾不著的，只有坐在阿公的肩膀上，才有一舉摘星的可能，我愛抓著阿公的衣角，來回搖擺，央求阿公將我扛在肩膀上，追星。

正值溽暑，自行車步道旁的大樹濃密，夏蟬附著在老樹幹上，隨著田裡翻滾的稻浪鳴叫，兩旁，嘉南大圳的流水依舊清晰可見底，白天的暑氣直逼得我想跳進圳溝裡，任那沁涼的河水，沖刷走我一身難解的悶熱。

我跟著阿公在稻田裡過上一天後，夜晚，是最令人期待的。

「抓星星」。我最會出難題考考阿公阿嬤，老是鬧得兩老不得空閒，每日晚餐後，阿公會抱著我到大埕乘涼，讓我坐在小板凳上，一邊為我搨風，嘴裡唸著要我等等，一會兒就可以抓星星了。

「喏！咁有看到？」阿公手指著夜空中一閃一閃的「星星」。

阿公見我的頭左轉轉，右轉轉，似乎不知道在哪裡，便抱起我，「嘿！」一聲，將我放到他的肩膀上，把我置身於螢火森林，阿公扛著我，在大埕中繞圈圈，我在空中揮舞著雙手，硬是在空虛的

夜晚，塞進我滿滿的笑聲。

夏夜，躲藏在甘蔗園裡，聲部分明的蛙鳴也止不住我的追星之夢。我喜歡纏著阿公，讓我坐在他厚實的肩膀上，阿公禁不住我的糾纏，便每天扛著我在大埕裡，抓星星。阿公會扶著我的雙腿，讓我安心在黑夜裡抓星星，即使是「揮棒落空」也沒關係，有時，阿公則會先放我下來，替我追星。

阿公到倉庫裡拿出哥哥小時後的捕蝶網，放慢腳步，輕輕的……緩緩的……秒準目標，然後「咻！」的一聲，朝著停歇在猜夜上的螢火蟲揮去，沒有一隻小動物能逃過阿公銳利的雙眼和迅速的技巧。阿公把捉來的螢火蟲放到寶特瓶後，拿到我的面前說：「看呼好喔！」隨即輕輕搖晃著瓶身，神奇的是，螢火蟲竟順著阿公的意，發出一閃一閃的光芒。後來我明白，這是阿公和牠們的「通關密語」。

我第一次順利追星，在阿公的幫忙下完成了，回想起童稚時的純真，更讓我對家鄉，多了一份依戀和一份深藏於心底的愛。

長大以後，多想再次實現我的追星計畫，可惜都被怪手、拖拉機……給阻止了。

農村的田，成了無人耕種的空地，長出來的不是金黃的稻浪，而是雜亂的野草群，糖廠的煙囪裡，似乎也沒有了祥龍盤旋於空

中，只有配天宮裡，一炷馨香裊裊翳入天聽。

沿著鐵軌，步行到了甘蔗田，平坦的泥土，空無一物，我迷路了——在這片我最熟悉的家。蛙鳴依舊在夜晚蝸蝸叫著，但我只聽見了低音部的和聲練習，或許，只是剛好輪到牠們演奏。我寧可這麼相信。

黑暗中，僅出現三隻螢火蟲，帶著微弱的螢光，為我舞上最後一曲……

牠們飛走後，全世界又落入寂寞，我靜靜閉上眼，忽明忽暗的軌跡，是那樣清晰的留存在我的腦海，就像阿公手上的螢火蟲般，閃耀……我睜開雙眼，試著伸出手指，在空中揮舞著，渴望牠們重新飛回到我的指上，但……我卻甚麼也摸不著，就像離開的人不會再回來……

而星星究竟在哪裡？就藏在阿公的皺紋和我的小手中——或許我一直都擁有。